

“马革裹尸”：东汉名将马援的忠勇精神

刘瑜

马革裹尸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，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南朝·宋·范晔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。马援（前14年—49年），字文渊，扶风茂陵（今陕西兴平东北）人，乃东汉开国大将，封号伏波将军。马援胸怀“死于边野，马革裹尸”的磅礴之志，一生征战沙场、戎马倥偬。智取陇蜀，堆米为山；西平诸羌，安定百姓；南伐交趾，吏士见其皆诚服；北遏乌桓，敌军闻风纷纷逃散；最后殁于平叛五溪蛮的前线，终以马革裹尸还葬，无愧当年诺言。

历史无言，精神不朽。马援为天下统一、国泰民安而驰骋疆场的事功印刻于史册，其忠勇赤诚、谦逊有礼的高尚品行更流芳千古，后世无不以其大义为标榜、为其忠勇而赞叹、闻其生平而潸然。

胸怀大义，一片赤诚保江山

西汉末年，百姓怨声载道、民变四起。初露头角的马援心系天下、忧心黎民，在经过一番斟酌思索后，“择明主而佐”，毅然决然追随刘秀，以赤胆忠心、才智谋略支撑家国大义，为刘秀重新一统天下、开创“光武中兴”立下赫赫战功。

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，新莽政权灭亡后，天下呈分裂割据状态，公孙述与刘秀各据一方、自立称帝，实力稍弱的隗嚣则盘踞陇右、自称西周大将军。此时，马援为隗嚣招募并深受器重。随着公孙述与刘秀先后称帝，处于弱势的隗嚣派马援探听虚实。马援亲眼所见公孙述“不吐哺走迎国士，与图成败，反修饰边幅，如偶人形”，而刘秀“经学博览，政事文辩，前世无比”。同时受到两帝垂青的马援，不受人情束缚，作出客观评价：公孙述乃“井底蛙耳，妄自尊大”，刘秀则“才明勇略，非人敌也”。时间识人，岁月识心。经过长期观察，马援决定辅佐刘秀，并诚心劝说隗嚣归顺明主。纵然后来隗嚣阳奉阴违、发兵拒汉，马援亦忠心耿耿、不改其志。

建武八年（公元32年），隗嚣听信奸佞挑拨起兵谋反，刘秀亲率大军讨伐。当部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，刘秀紧急召见马援，向其征询进兵意见。马援行军数载，惯擅兵法谋略、运筹帷幄，他跟刘秀详细分析当下形势，断言隗嚣的部队早有分崩离析之兆。又以米盘排兵布阵，以米粒堆成山川河海、高山沟壑、城镇都市，透彻分析战局，刘秀大赞：“虏在吾目中矣。”“堆米成山”成为后世军用沙盘的鼻祖，既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发明，也是马援以智慧与赤诚辅保江山的生动见证。

谦逊有礼，躬体力行正家风

“正家而天下定矣。”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、功业多卓著的名门，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。身居朝堂沙场，马援处处展现大义凛然、赤胆忠心；面对家人亲友，马援则身体力行、率先垂范，强调谦约节俭、廉公有威，不可轻薄无礼、失却分寸。

马援南伐交趾期间，听闻马严、马敦两侄儿喜与轻浮的侠客结交，并好讥笑他人之事、妄论他人长短。马援深感不安，亲自为侄儿寄去一纸家书，言辞恳切地劝诫他们慎交友、戒妄议，希望后辈多多结交像龙伯高一样敦厚谦逊、谨言慎行之人，不要行事作风流于轻浮、自大狂妄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好论议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”字里行间，是为子孙长远计的远见，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教导。

《后汉书》记载，马援之女明德皇后温文尔雅、知书达理，对待君王不矜不伐、娓娓进谏，对待长辈孝顺恭敬、婉静有礼，被誉为“德冠后宫”之贤后。明德皇后之德性养成，离不开马援的谆谆教导与清正的家风熏陶。

忠勇无双，马革裹尸终还葬

马援功勋显赫却不贪图名利，终其

一生为国效力、尽忠职守，始终担忧自己德不配位、无功受禄。他在朝廷上不结党营私，在战场上身先士卒，以此报答国家的信任。

建武十一年（公元35年），马援官拜陇西太守，边塞战事频发，他带领部队勇猛奋战，即使被飞箭射穿小腿，仍坚持指挥将士横扫敌军。三年后，马援从西南方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，亲友们都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。其中有个名叫孟冀的，以足智多谋闻名，是马援的老朋友。他对马援说道：将军啊，大丈夫沙场立功，此番得胜还朝，皇帝定有封赏，高官厚禄，封妻荫子……不料，未等孟冀说完，马援就皱着眉头对他说：我本指望先生能说些指教我的话，为什么先生也随波逐流，一味地夸奖我呢。见孟冀不语，马援说：男儿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，然后被子孙用棺材敛尸埋葬。大丈夫战死沙场，用马的皮革裹着尸体回来埋葬，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！

建武二十四年（公元48年），南方武陵溪五溪蛮暴动，马援虽年过花甲，仍请战自荐：“臣尚能披甲上马。”刘秀见其豪气未减、壮心未已，由衷感叹：“矍铄哉是翁也！”平叛途中，马援已身染重病，仍忧心国事。每当听到敌人逼近、击鼓叫喊时，仍会拖着病体察看敌情。虽因决策失误而陷入险境，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放弃希望，践行了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耳”的誓言。麾下将士无一不为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的勇毅所动容。

马援荣耀一生，身后却遭奸佞陷害。原本为抵御暑热瘴气而从南方运

回的薏苡种子，被别有用心者污蔑为“明珠文犀”。马援终以莫须有的“明珠之谤”，名灭爵绝、凄凉下葬。正当亲朋故旧纷纷避之不及、生怕引火上身时，唯前云阳县令朱勃挺身而出上书鸣冤，诉说马援一生功绩及身后凄凉。“海内不知其过，众庶未闻其毁，卒遇三夫之言，横被诬罔之谗。”辞意哀切令刘秀动容，然空余怅惘。

马援为国效力数十年，西征塞外，北抵沙漠，南渡江海，在瘟疫瘴气中战死沙场，却落得一个褫夺封号、蒙冤待雪的悲凉下场。荣耀与悲哀相互交织，使其人生充满悲剧性色彩。历史长河奔流不息，千秋功罪后世评说。马援以“常恐不得死国事”的一腔孤勇、“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”的青云之志，支撑起为家国安定冲锋陷阵、为苍生黎民出生入死的忠勇之躯。这份操守与坚贞，感动的不仅仅是朱勃，更是后世无数人。

（摘自《学习时报》）

笃行君子

范永林

“民指田畴仓廩，过学宫而闻读诵声者，必重曰公；讼者望庭堂如目神明，必重曰公。公胡使人如是哉？夫民不难使之畏，惟爱者为难！”这是明代官员贾咏为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知州邵宝所作的《许州知州邵公去思碑》，为官者能使百姓爱戴，是百姓之福，亦是为官者之福，邵宝就是这样一个贤吏。

邵宝（1460—1527），字国贤，江苏无锡人，《明史》中有传，放在“儒林”类目中。明成化二十年（1484），邵宝考中进士，历任许州知州、江西提学副使、户部四川员外郎、浙江按察使、南京礼部尚书等职。

邵宝三岁就失去了父亲，族人争夺家产，其母对金帛泉货一无所取，只取其父留下的千余卷书用来教诲邵宝。邵宝自幼天资聪慧，加之勤奋苦读，九岁便能作诗文。进士及第后，授许州知州。邵宝每到一处为官，都以百姓为念，重视教化，培养人才。

邵宝后来留下一首《忆母》诗，诗中有几句“手线缝衣欲问寒，慈颜时向梦中看”“读罢家音添鬓白，书成国事剩心

丹”，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万端。

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，邵宝赴许州就任。在给友人的信中，他如此写道：“相逢莫相问，丰荒两无望。荒岁固饥饿，一死足以当。幸哉遇丰年，诛求益遑遑。有生不如死，长恸天苍茫。”荒年有饿死之虞，如何丰年也不得安生，因为百姓的负担太重。邵宝深入了解百姓所急所苦，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。他躬课农桑、兴修水利、建立社仓，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。

邵宝在许州九年，重视教育，扩建州学校舍，增置书籍千卷。每月初一，他会亲自前往学宫，向诸生讲明义利公私之辨。他还设立诸乡社学，使更多人的有受教育的机会。邵宝这一举措影响了很多后来在许州任职的官员，他们大多以邵宝为楷模，兴办教育。清代官员曾撰文：“吾辈今日复建，志犹文庄（邵宝谥文庄）之志，事犹文庄之事，即后贤莅许，将必踵事增华，终此盛事。”由此可见，邵宝对许州的深远影响，离任之时，许州人“树碑郡门下”，立祠以纪念。

弘治十三年（1500），邵宝调任江西提学副使。到任之初，他到各地巡查，

看到不少州县官吏玩忽职守，书院坍塌，教育荒废，他非常气愤，便行文饬令州县立即整修，并规划修复了白鹿书院学舍，新建一峰书院。

书院大兴于宋，元明逐步官学化，明代的书院更是与科举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。这使得入读其中的学生，大多以取功名为主要目的，带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，从而将对学生的道德修养的培育挤到了次要位置。针对这一情况，邵宝提出：“道德至上，功名次之，富贵云者，当斥不与。”他还特地为白鹿书院写招生文谕，要求来白鹿书院求学的人暂辍求职，专心苦读。为了能更好选拔人才，每次乡试，他都要逐一阅看考生试卷。在《分司夜阅卷》一诗中，他这样描绘：“肯信行台是隐居，手寒中夜尚披书。冰霜气逼庭初静，星斗光临户正虚。”邵宝勤政之德可见一斑。

后来，邵宝回到故乡无锡，在惠山创建了二泉书院教授生徒，时人敬称他为“二泉先生”。他曾说：“吾愿为真士大夫，不愿为假道学。”他教育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有学问的真正的士大夫，而不是言行不一的假道学。他对学生说，“古之道不能行于今，犹今之道不能行

于古”，希望学生不要一味死读书、读死书，应该结合当下的实际，有自己的思考。

为官数十载，除了重视教化外，邵宝一直坚持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，因为邵宝认为“何以守官？曰敬与廉。敬则不忽，廉乃有严。”他在江西任职期间，彭城有一粮长犯法，托人给邵宝送去千两金，遭到了严词拒绝，因此得了个“千金不受先生”的称号。致仕后，无锡知县特地给他送来一顶坐轿，派来三名轿夫，他辞而不受，出门总是步行。嘉靖五年（1526）的一个深夜，邵宝府宅不慎发生火灾，房屋、衣物、藏书被烧一空，江苏巡按御史得知后，特地拨了一笔钱为他重建住宅，邵宝拒绝，就连亲友的帮助他也一律不收，时人对他的清廉自守无不赞美，称他为“笃行君子”。

世事沧桑，二泉书院屡建屡毁，所幸的是，今人不忘二泉先生，二泉书院也得到了修复并对观众开放。徜徉其中，仿佛能看到二泉先生濯缨自洁的身影，耳畔似乎仍能传来琅琅读书声。（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，略有删节）

